



自剖越深
活得越真

制片人最早给我的目标是：为节目中的女孩擦亮眼睛，帮她们多角度、全方位、客观地去剖析男性，但我没有替她们作最后选择的权力。她们会选自己喜欢的，可能因财因貌，当然不乏抱有“更好的男人在后面”的心理，所以不急，慢慢挑。而对于男嘉宾，我能提供给他们的影响显然有限，即使节目进行到最后，他们能进入反选女生的环节时，他们因

02

坐山观虎斗

为胜利在望也很难听进我的意见。

节目是新节目，规则是新规则，各个环节都在磨合，谁都不那么确定，最终出来的究竟是个什么东西。别说我这个新人不知道自己坐在那儿到底要干什么、说些什么，就是节目组也说不清楚。

最早的几期节目，编导只能描述个大概，希望我能起到心理专家的作用，但心理专家能起到什么作用？为谁分析心理？怎么分析？是自己主动分析还是被男女嘉宾请教？还是主持人提问时我再回答？回答多长时间？都没标准答案，我只能摸着石头过河。

正因为不知我能干啥，编导才说，看看杂志、报纸上登的心理测试题，希望我搞点类似的，出题目考场上的男嘉宾，测出他们的性格，然后作为场上女嘉宾选择的依据。说白了，节目刚开始的时候，我没有主动发言权，直到男生进入反选环节，我才能跳出来吓唬他们一下。

节目组喜欢这类题目，比如你去西餐厅吃牛排时，刀是从中间切，还是从左边或右边切？根据切的部位，判断性格。如果在当时，我按照节目组的要求这么做了，节目就毁了，性格色彩不是星座，也不是八卦，更不是游戏，

我无法通过一道题测试出这个人的性格。但导演苦着脸，眼巴巴地看着我说，电视观众不可能去做很多题目，好玩最重要。潜台词是“否则，要你乐先生有什么用呢”？所以，我在前六期的节目中就是一个看客，一个比台下观众坐得稍微高一点儿，没有人挡我视线的一个看客。

男女嘉宾刀光剑影，斗智斗勇，等到他们过招过得差不多了，我就跳出来，亮一个无关痛痒的毫无依据的题目，难为一下舌战群芳的“公老虎”。鄙人自认为这是“坐山观虎斗”的痛苦

的六期节目。在第七期节目录制前，我和王刚严肃地谈了一次。我说，性格色彩最大的亮点是，从观察人们的对话和反应中随时捕捉到分析点，而不是固定地搞个环节僵硬的测试，现在这个要求是作茧自缚。我提议允许我尝试随时插话，如果编导觉得不合适，可以全部剪掉，王刚同意了。其实那时候我已经知道我该干什么了，我要刺激台上这些人，让他们发生碰撞甚至激战，有了碰撞才能有戏剧性，才能有性格的冲突，才能显露性格特点，我也才有分析的可能，否则我分析啥？

当我回到原来的那个座位坐下，即便还是坐着不动，我已不止是作壁上

观，我把自己放在了老虎群里。

有观众认为，参加节目的女孩心术不正，皆为出名而来。我认为我需要站在性格色彩的专业角度作些分析，帮助你看到真相和本质。

我想谈两个部分：一是这个节目的本质是什么；二是参加这节目的都是些什么人。这两个问题搞懂了，你就会明白现在大家热衷讨论的话题绝大多数毫无意义。

因为大家思考的方向已偏离本质，而我坚信时间会告诉你真相。如果说当年的“超女”满足了大众平民选秀的心理，有里程碑的意义，那么说《非诚勿扰》在电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并不夸张。

人们看到形形色色的男女嘉宾，认为他们性格迥异，类型不同。而事实上，90%以上参加节目的嘉宾都是一类人，在我眼中他们都是红色性格。

我先解释性格色彩学最核心的概念，那就是看上去“行为”有所不同，但性格内在的“动机”是一样的。譬如，对红色性格而言，最重要的需求是“快乐和自由”，次要的需求是“被关注被认可”。这是永远无法改变的事实。

一个不希望受到关注和认可的人，有必要通过电视节目来相亲吗？
(摘自《本色》乐嘉 著)



关注生存
关注养老

谈恋爱斯楠是新手。高中的时候，有一个男生曾对她穷追不舍，那时候学业忙，她妈张春梅严防死守，所以她恋爱的小火花刚跳出来，就立刻被扑灭了。上了大学，斯楠自由多了，她对春梅的叛逆心理也越来越明显。吃饭的时候，春梅经常跟斯楠念叨并侧面打听：“班里有几个男生啊？”“不要被他们骗啊！”“现在还是把心思放在学习上比较好。”可春梅越这么说，斯楠就越要反着来。更何况，她

13

伟贞生病了

也的确享受了恋爱的美好。

在操场的看台边，寸头男生从后面抱着斯楠说：“都说只要在流星划过天空的时候接吻，就能得到幸福。”

斯楠气地说：“可惜现在没有流星。”寸头男生提议：“听说这个月底，仙女座流星雨大爆发。我们可以去海边。”于是，到海边旅行几乎就定下来了。

斯楠思考了一个晚上，还是决定去。第二天，在踏上高速列车的一刹那，斯楠又有些犹豫，寸头男生在车厢里喊：“楠楠，看什么呢？”斯楠听到召唤，转头上了列车。旅途开始了。

伟贞昨天就觉得头有些重。一夜过去，早晨甚至起不来床了。

都怪前天那场酒会，跳了舞，吹了风，活脱脱找死！

伟贞躺在床上，被子盖得厚厚的，怀里还抱着个枕头。

平日里，伟贞结实得像块石头，可现在她生病了，爬不起来了，她忽然觉得屋子大了，空气冷了，心情坏了，整个人也到了崩溃的边缘，开始顾影自怜。

三十多岁的人了，还是一个人过，怪谁呢？伟贞的自傲与自卑混杂在一起，形成一个厚厚的壳，把她打造得像女战士。

可是今天，女战士病了。

伟贞挣扎着拉亮床头灯，伸手去床头柜上拿手机，翻开电话簿。虽然是白天，但被厚厚的窗帘一挡，伟贞的小家俨然黑夜一般。

她怕风，怕光，怕生病。因为怕孤单。

打给谁呢？电话簿里有几百个电话号码，有亲戚，有朋友，还有生意上合作的伙伴，就是没有一个知心人。伟贞忽然觉得有一句话真是至理名言：你笑，全世界跟你一起笑；你哭，你独自一人去哭。

打给妈妈？不行，妈妈自己都需要人照顾。打给大哥还是二哥？他们都各有各的事情。打给闺蜜吗？去麻烦她们合适吗？

身体的难受容不得她多想，伟贞还是拨通了电话。

“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……”

伟贞的心一下凉了半截儿。她感觉自己像躺在一间停尸房里，四周静静的，随时都会有人来把她推走。

前几天二姨嫂子的话，冷不丁地在她脑海里浮现：“一个人的日子不好过。”反反复复，这句话就像咒语，念得伟贞想哭。

伟贞挣扎着起来，她披头散发，赤脚下床，拉开了壁橱，在医药盒里找到一盒康泰克。看看生产日期，过期了！

口渴，伟贞想喝水，晃悠悠走到厨房，水瓶是空的，饮水机的桶里也是空的。

伟贞只好挣扎着将水瓶里注满水，插上热得快，拎到电源插座处插上电。

一分钟后，热得快开始冒烟。伟贞又难受又慌张地去拔插头，哪

知道小火花竟然响起来了。

瞬间全屋灯光熄灭。

伟贞又找出茶壶，去煤气灶台烧水。可煤气死活打不开，打开了，就直冒臭气，她赶忙关上煤气的阀门，打开窗户。一股冷风进来，吹得她全身一抖。她觉得全身就像散架了似的。

伟贞哭了。

她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忽然之间成了这个样子，一天之前，她还是鸡尾酒会的绝对主角，某大型电视节目的总撰稿；一天之后，她就一个人躺在冰冷的大床上，没人管没人问，一口水都喝不上。伟贞感到恐惧。她开始胡思乱想：不会就这么死了吧，死了就在屋里臭了，几个月估计都不会有人发现……伟贞甚至都想得到那些三姑六婆八卦的口吻：“哎哟，倪家小女儿到死都没人要……”

光！伟贞迫切需要光。

她颤颤巍巍地跑去拉窗帘。

然后她拿着水杯去接自来水。谁知道刚打开水龙头，水龙头与水管连接处忽然喷出水花。

伟贞的脸、身子瞬间全湿了。

伟贞尖叫起来。

水喷、电断、人憔悴。

她哭着去拿手机，然后坐在地板上，颤抖着给二姨打电话。

电话刚接通，伟贞就眼前一黑，身子歪倒在床边。

(摘自《熟年》伊北 著)